

溫公文集

第十二冊

司馬溫公文集卷六十三

山右督學使吳時亮元亮甫發刻



平陽府知府劉餘祐

平陽府推官白楹

夏縣知縣王彥葵仝發刻

十九代孫生司馬嵩仝訂

評

子瞻

堯舜之聖非以其能輕天下也迺以其能重天下也

夫唯重天下故必得聖人然後授之禹之傳於子非
私之也苟天下無聖人以授之則非子莫之傳矣夫
父之傳子非至禹而後有之也蓋自生民以來有國
家者無不然矣燕噲徒知慕堯舜之名不知察堯舜
之實誅於姦言以陷於死亡爲天下笑豈不悲哉孟
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豈非以燕噲而
知之邪

應侯罷武安君兵

慶曆五年作

甚矣邪臣之害國也以得爲喪以成爲敗保身固寵

不顧國謀損公而益私仆人而立已國家喪敗不與其憂世之患此亦已久矣

耳羅

慶曆五年作

耳羅以稚子名顯於世非有佗奇略正以勢力恐張唐耳雖云慧敏然君子治世無所取焉

范睢

慶曆五年作

穰侯相秦秦益彊宰制諸侯如嚴主之役僕夫左右前後無不如志此穰侯之功也范睢非能爲秦忠謀亦非有患於穰侯也欲行其說而穰侯適妨其路故

控其喉拊其背而奪之位秦王視聽之不明遂至於
遷逐毋第况穰侯何有哉穰侯雖擅權未至如睢之
所言孔子惡夫佞者豈以此夫

秦阮趙軍

慶曆五年作

夫兵之設非以害人所以養人也殘暴如此其誰與
之秦七世役諸侯卒兼天下然其失策之大者有三
焉欺楚懷王而虜之不信莫大焉阮趙降卒四十萬
不仁莫大焉欺與國誅已降使諸侯疑而百姓怨不
智莫大焉秦所以失天下之故多矣在此三者於不

信之不信不仁之不仁不智之不智是以始皇墳
未生而四海橫潰宗廟爲墟寃其禍本兆於此矣

項羽誅韓生

慶曆五年作

世皆以項羽不能用韓生之言奔關中之險故失天
下竊謂不然夫秦據函谷東嚮以制天下然孝惠昭
襄以之興而二世子嬰以之亡顧所以用之之道何
如耳地形不足議也項羽放殺其君不義之名明於
日月宰制天下王諸侯廢公義而任私意逐其君以
置其臣其受封者爭奪不服踈斥忠良猜忌有功使

臣下皆無親附之意推此道以行之雖重金龍褒湯不能以一日守也況三秦之險哉

貫高

慶曆五年作

高祖以驕失臣貫高以狠亡君君臣之際不亦兩傷耶高不能輔君以義不忍小恥輕慮淺謀以陷弑君之惡卒亡其國禍自高始雖殺身破家以明張敖而令趙國社稷蕪沒宗廟丘墟所存者小所亡者大所得者少所失者多槩以大義亦烏足言哉

漢高祖斬丁公

慶曆五年作

漢高祖可謂能遠謀矣臣無貳心古之命也縱君之
敵以樹私恩姦莫大焉姦而爲惠勿報可也若將報
之其望必大爲臣不忠而享大報雖無背施何以使
人天下既定女嬃不干正畫節者賞貳心者誅君無失
刑臣無二心然後人無覬覦上下安矣宜乎子孫相
承廟祀四百蓋亦謀之遠矣周書曰遠乃猷此之謂
矣

烹酈生

班固稱蒯通一說而喪三儁爲其亡田橫殺酈生驕

韓信也以愚觀之漢王旣遣酈生下齊而不止韓信之進兵是則漢王殺之非蒯通殺之也惜夫一失其信群臣孰敢爲之使諸侯孰敢爲之與雖得齊而有所亡豈不多哉

矣太子敗

慶曆五年作

鉤弋夫人之子十四月而生孝武以爲神靈命其門曰堯母當是時太子猶在東宮則孝武屬意固已異矣是以姦臣逆窺上意以傾覆家嗣卒成巫蠱之禍天下咸被其殃然則人君用意小違大義禍亂及此

可不慎哉

立鉤弋子爲太子

慶曆五年作

孝武以孝昭之生神異於人而復有早成之資邁長
幼之次而立之鑒於諸呂先誅其母以絕禍源其於
重天下謀子孫深遠矣然而舉襁褓之子置之萬民
之上非有孝昭之明霍光之忠鮮不危哉

誅趙廣漢

慶曆五年作

廣漢之爲京兆漢興以來無能及者周禮議賢議能
然則雖有罪固當宥之况廣漢之罪不及死邪斯足

以爲孝宣魏相之累矣

張湯有後

慶曆五年作

或稱張湯矯僞刻薄而後嗣顯榮七葉不絕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耶應之曰不然所謂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故傳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又稱三族世濟其凶此非積善積惡之謂耶樂書有惠於晉晉人思之厲雖剛愎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鄉族遂亡然則厲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盈之所以亡厲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爲不善未免禍敗慶何

有焉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祿將集殃何有焉祖
父爲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愆則餘殃被
之是以堯舜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瞽鯀雖大惡
舜禹無所虧其聖若張湯者雖險詖人也有子安世
保輔漢室寔有大功子孫嗣之幸皆忠恪信厚恭儉
周密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是光顯於後
彌歷永世固其宜矣又何異焉

賈損之 慶曆五年作

君子以正消邪損之以邪攻邪宜乎其不濟矣

京房對漢元帝

慶曆五年作

甚矣闇君之不可與言也天實剝喪漢室而昏塞孝
元之心使如木石不可得入至於此乎哀哉京房之
言如此其深切著明也而曾不能論何哉詩云匪而
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又云誨爾諄諄
聽我藐藐噫後之人可不以孝元爲監乎

高順

慶曆五年作

或問陳登高順皆有過人之才俱事呂布而登輸心
魏祖親爲反間順盡力於布與之偕死意者順賢登

歟應之曰不然古者列國並立同事王室故先王制
禮諸侯有王大夫有君君臣始終有死無貳漢氏平
壹海內萬國一君天下之君唯帝室耳順於呂布雖
備將佐無委質之分布者反覆亂人非能輔佐漢室
而又彊暴無謀敗亡有證登知幾軒舉以存易亡徐
豫克清百姓蘇息順託身失所迷遠不復以陷大戮
易稱比之匪人豈謂順耶其才雖美未能及登自茲
觀之優劣見焉

魏孝武帝初立

慶曆五年作

甚矣高歡之無道也其視君不如奕棋廢而置之在
造次爾立君大事不詳如此取悔宜哉

魏孝武帝西遷

慶曆五年作

周書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元氏失政久矣而孝武
欲興之脫於高歡得宇文黑獺其所以異者無幾耳
嗚呼爲人君者必制治於未亂保安於未危兢兢
棗日慎一日不然怠惰荒淫使禍流子孫既亂且危
然後慎之其可乎

張巡

嘉祐元年作

大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而著之事業之
謂功精敏辯博拳捷趨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衆
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謂
之才矣死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
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
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
下之大半使其國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
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
於流俗之毀咒其曖曖者和

馮道爲四代相 慶曆五年作

忠臣不二君賢女不二夫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天之
制也彼馮道者存則何心以臨前代之民死則何面
以見前代之君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然而
尊官重祿老以沒齒何哉夫爲國家者明禮義獎忠
良褒義烈誅姦回以厲群臣群臣猶愛死而忘其君
况相印將節以寵叛臣其不能永享天命宜矣然而
庸愚之人往往猶稱其智蓋五代披攘人主歲易群
臣失節比踵於朝因而譽之欲以自釋余恐後世以